

奔赴一场演唱会

□阿蒲

女儿喜欢打扮,喜欢追星,喜欢八卦——这些最终成了我们口中“不务正业”的佐证。

去年一家人去苏州,车子经过金塘大桥时,她忽然冒出一句:“爸爸,陈粒明年要来宁波开演唱会,我想去现场听……”

话没说完,妻子果断打断:“都快读高二了,还想着这个?等毕业了再说。”女儿眼里的光瞬间熄灭了。她没有争辩,只是默默把脸别向车窗。我从后视镜里偷瞄了一眼,心里泛起一丝同情。我尝试播放陈粒的歌,女儿跟着哼了起来——很治愈的旋律。我突然想起,好多次她在卫生间里,播放的就是这样的音乐。水声、歌声混在一起,像是她为自己搭建的一个小小避难所。

转眼到了高二。试卷堆成山,高强度的刷题,加上青春期人际交往的困惑,女儿的情绪变得不太稳定。“爸爸,我对学习麻木了。”有一天晚上,她淡淡地对我说。我看着她眼睛,那双曾经亮晶晶的眼睛,此刻像蒙了一层灰。我想起自己也曾经经历过的、炼狱般的高中生活,拍了拍她的肩。妻子在一旁打气道:“再忍一忍,一年很快就过去了。”女儿走进卫生间,QQ音乐里又传来了陈粒的歌声。我忽然懂了——对她来说,这不是追星,是治愈。

四月的一天,女儿夜自习回家高声嚷道:“爸爸,陈粒4月25日来宁波开演唱会,我想去看!”趁她洗澡,我偷偷下载了“大麦”APP,填好她的信息。我想给她一个惊喜。洗漱完毕,女儿来到我床前,还没开口,我说:“我已经下了软件,会帮你抢票的。”她愣了一下,然后张开手臂,把整个脸蛋贴了过来。

之后她不放心的,认真向我传授抢票攻略,提醒我一定要设闹钟。看着她那副煞有介事的样子,我心里觉得好笑,又有点酸。

3月12日下午开票。女儿从学校寝室打来电话:“爸爸,别忘了啊。”我守着手机,手心冒汗。为确保万无一失,还特意向同事请教经验。开票前五分钟,我重启手机,死死盯着界面,反复点击——终于抢到了。

电话那头传来一声惊叫:“呀——”我可以想象,那个下午,她一定度过了高中生活里难得的一段快乐时光。

日子如水流过。每晚回家,女儿有时喊累,抱怨饭菜;有时分享校园趣事。因为玩手机太晚,我们数落她,她就会生气地摔上门。矛盾激化时,妻子开始埋怨:“当初就不该瞒着我偷偷买票。其他家长都说你太不理性、太宠她了。你的付出,女儿会感受得到吗?”我没有回答。我只是想起自己十六七岁的时候,那些被忽略的渴望,那些永远被推迟的“以后”。

4月25日,演唱会当天。下午2点,我叫醒午睡的女儿,她起来化妆,一直画到2点半。我忍不住数落:“看个演唱会化什么

妆?”她听烦了,把门一关,躺在床上难受起来。3点15分,她才出来,我打量了一下——活脱脱一个美人坯子。那一瞬间,我忽然意识到,她不再是个小女孩了。她正在用自己的方式,对待这场期待已久的奔赴。

一家三口出发前往宁波。车到金塘大桥时,我从后视镜里观察——女儿斜着头,像一只小鸟一样睡着了。

晚饭后,我们把女儿送到奥体中心前门。她跳下车,转身离去。“看完记得发信息,爸爸会在门口等。”我和妻子则去了慈城夜游,逛了一圈便匆忙赶回。我把车停稳,独自前往检票口等候。

APP显示演出预计9点半结束。8点45分,我就早早守在门口。白天气温高得吓人,到了夜间却一下子降了下来。坐在冷冷的长椅上,有些无聊。慢慢地,人多了起来——有提早离场的歌迷,也有像我一样来接孩子的家长。他们冒着夜寒,默默站在出口,不时张望着等待自己的孩子出来。没有人抱怨,没有人催促。我猜想着,演唱会现场一定很精彩。女儿第一次在万千歌迷中与偶像一起互动、唱歌,这份经历对她而言,弥足珍贵。

一直等到10点半,大批人群涌出后,女儿还没现身。我有点急了。后来才在广场一角的人群中看见东张西望的她。她说还想拍几张照片,我硬生生把她拉到了停车的地方。

从宁波一路狂奔回舟山,夜间车辆很少。妻子问:“演唱会好看吗?”

“比较累,但还是值得的。”

回到家,女儿早早睡下了。我对妻子说:“你看,女儿出发前还不忘问妈妈去不去。晚上回家见不到你,还会问妈妈怎么不在?只是成绩差一点,想法多一点,但也没给你惹事。这样的女儿,你还不知足?”

妻子没有回答。其实我也知道,她是爱女儿的。牺牲休息时间,坐车来回两百公里,默默陪我一起完成了女儿的心愿之旅。就像平日里洗衣、做饭、整理内务——这些琐碎的、不起眼的付出,也是女儿成长岁月背后的支撑与庇护。

教育家蒙台梭利说过,每个孩子都有一个“精神胚胎”,它需要被看见、被尊重、被允许按照自己的节奏生长。我们总是习惯性地吧“学习”当成唯一重要的事,却忘了,一个人的成长还需要很多别的东西——需要被理解,需要被允许拥有自己的热爱,哪怕那个热爱在成年人看来微不足道。一场演唱会改变不了什么,它不会让成绩提高,不会让前途更光明,但它会让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觉得:我的喜欢是被看见的,我的心愿是值得被认真对待的。

我希望这场演唱会,能够修复我们与孩子之间那些看不见的裂缝。毕竟,我们都曾经年轻过。

考试

□江芳

夜幕降临,时针已经指向6点半。看着客厅书桌,心里比这桌面还要凌乱。我知道,儿子的作业又没完成多少。他老老实实在桌前,像一座雕像,看似认真,实则毫无精气神,像一个没有思想的布娃娃伏在案上。

孩子爸爸从厨房出来,询问作业完成情况。听到还有很多未做,他便要求儿子在一小时内把数学试卷做完,当作一场正式的考试,用考试的态度认真对待。末了,还警告:“要是没做完,等着瞧!”

儿子展开试卷。爸爸从餐桌旁拿来闹钟,重重地放在儿子桌前,冷冷丢下一句:“现在可以开始了。”我坐在儿子书桌旁,看他即将动笔进入数学题海鏖战,便提醒他:“做数学试卷,不该先把草稿纸准备好放在边上吗?”儿子转头瞪了我一眼。

开始做题了。起初儿子还挺认真,可没过多久,只见他眉头紧锁,右手托着下巴,小声问我:“什么是余角?”我心想,这个知识点刚学过,怎么忘得这么快?“有余角就有补角,自己好好想想。”我试着用拓展思维启发他。说完,我便去书柜旁自顾自找书。

等我拿完书回来,儿子像发现新大陆似的,声音提高了一度:“余角是90度的角吗?”原来他还在纠结这个问题,我没好气地回了一句:“不知道这个,不会把数学书拿出来翻看一下概念吗?”

对儿子来说,学过的知识点只保留在课堂上的那一瞬,一下课就全然忘在脑后。试卷里重见,又如没学过的新知识一般,只有题目还认得儿子,儿子却只能一脸茫然地对它们发呆。

儿子缓缓起身去拿数学书翻看。翻完书,他继续埋头做题,啃完一题又一题。没一会儿,又像失了耐心。他把左脚跷到椅子上,半盘腿坐着,左手耷拉在脚上,身子微微半弓,右手时而转笔,时而点点题目。两只乌黑的大眼睛伴随着脑袋一低一抬,活像拨浪鼓,一会儿看看题海,一会儿看看脚趾,仿佛在跟脚趾一起商讨如何解决这些难题。

看着眼前的一切,心里十分窝火,但我不能发作,得忍,因为他在“考试”。如果发火打断他,后面的局面会十分难堪。我必须耐心地接受他的一切认真与不认真。于是我低头继续看书,学着做一个会闭嘴的妈妈。有些情绪,只适合藏在心底,让书中的故事情节消弭内心的烦躁。

不知过了多久,儿子竟在不知不觉中步入了正轨。他时而奋笔疾书,时而紧锁眉头认真思索,时而微启嘴唇轻声读题,没有一丝懈怠的样子。那份认真做题的精气神,很让人受鼓舞。我的心终于感受到一丝慰藉。

这场小小的“考试”,考验的不仅是儿子的知识点掌握程度,也考验着父母的教育耐心。有人说,每一棵树苗都有自己的春天,不要去比较,要善于去发现,发现独属于他们的光亮。

